

大墙里的女囚 罪女泪

刘志清 著



罪女泪

罪女泪



大牆里的女囚

罪 女 泪

刘 志 清 著

(辽)新登字3号

罪女泪

Zuǐ Nǚ Lèi

刘志清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邮政编码110001)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139,750 开本:787×1092¹/₃₂ 印张:67/8

1992年7月第1版

199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7,523

责任编辑:杨爱群

责任校对:马寄萍

封面设计:杜凤宝

ISBN 7-5313-0738-3/I·677

定价:3.80元

作者前言

《罪女泪》的某些读者也许会瞠目结舌，继之会提出疑问，这些不幸的女人是誰之过？其实，我从一开始就面临着这个问题。我要描述的人物都是真实存在的血肉之軀，不管她们情感怎样卑下，道德如何堕落，面目多么可惜。

生活总是在告诫我们，要满足最实际的欲望，哪怕是最可怜的人，也懂得用眼睛获得属于自己的愉悦。因而，人间便有了一种苍白的而又常常处于躁动的精神世界，往往能使人幸福的东西，又可以变为痛苦的根源。

我诅咒这些丧心病狂在恢恢法网下跳舞的女人，但对她们惘然浑然的悲歌，不能不由衷地喟叹，魂灵之狱——常常就在这些女人的脚下。

于是，便有了那么惨痛惨烈的忏悔之声！

序 章

每个人都是一轮太阳
每个人都是一堆肉体
当肉体和灵魂一同溃烂的时候
——太阳沉落了！

目 录

作者前言

序章

第一章 如果我面临大海——关于女人的断想…………… 1

一个明星迷和一个黑暗的影子…………… 3

两个艺术模特儿和两个迷失的花瓣…………… 7

许多个忘形的女人和许多个烂掉的梦…………… 12

第二章 背弃自我的第二性——她们对命运这样说…………… 17

雯雯、女伴及死亡幻像…………… 18

河女、老板娘及退化的人…………… 22

虾姑、妹子及虚无狂妄的背叛…………… 27

第三章 蒙难的处女地——烧不掉的圣洁…………… 34

制造了一个不是少女的女人…………… 36

与女犯对话…………… 44

思春期蒙难后…………… 48

第四章 婚姻的孤鸣——击在断弦处的爱情重音…………… 55

妻妾状态下心性迷乱的故事.....	55
精灵的 ^F 和愚笨的故事.....	61
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故事.....	67
第五章 罪恶之花——暴虐下的女人.....	74
奴役的渊藪.....	74
原谅，原谅，女人的原谅.....	78
敲诈与谋杀：并非血淋淋的童话.....	81
几个有妇之夫的现象观.....	88
第六章 恨海横流——浓缩成雌狮般的报复.....	97
有一个叫丽丽的现代派女郎.....	98
丽丽导演的苦艳史.....	103
雌狮的报复并非一个丽丽.....	119
再看一眼丽丽.....	124
第七章 命运的庇护在哪——没有萎缩的美人痣.....	125
她的绰号：黑鬃栗.....	126
回忆：从悲凉的命运开始.....	126
祈祷：夜再长一些吧.....	131
崩溃的夫为妾纳.....	134
逃亡：在男人圈中.....	138
一个叫黑鬃栗的女人出现了.....	141
蜕皮·入监.....	148
阴阳争雄的冷酷.....	152
非法同床的致命一击.....	157
最后疯狂的影子.....	160
爱的告白.....	165

第八章 偏移的崇拜——爱之缥缈的巍峨·····	167
怪胎·····	169
大老婆和小媳妇·····	171
性神经官能症患者·····	174
引出老婆子的“黑洞”·····	176
改变性别的梦想·····	178
余音袅袅·····	181
第九章 一个恐怖的宣言——原本是一个古老的话题··	184
性病史话与情感掠夺的今天·····	185
阴阳共舞圈中的思考·····	193
第十章 扫荡丑恶——十字架下在劫难逃的罪女·····	198
高墙内美人如水（一）·····	198
高墙内美人如水（二）·····	200
让我们再换一个视角看中国·····	203
第十一章 最后的泪歌——寻觅回属于自己的魂魄·····	206

第一章

如果我面临大海——

关于女人的断想

心朝大海。

我一个人常常徜徉在无际的风中，即使白天已经消逝，冬天无数寒冷的故事仍绕住我的眼睛，我似乎要在一个永恒的瞬间凝成一个梦，飘零而狰狞的影子全都被流水冲散，一切一切都是假的！

然而，是这样么？

这是东北最大的一家女子劳动教养院。

接待我的女大队长手下管辖两个中队，共有500多名学员，其中400多名是由于在社会上卖笑卖春而被押解到这里的。

这里实行着极其严格的军事化制度。5点半起床，早操20分钟，6点开早饭，7点半出工。11点半至12点半是午饭、休息时间，然后出工到下午4点半，5点开晚饭，6点分队长下号（每个中队下设3个分队，一个分队两名管教——正、副分队长，看管100多人，下号即下班），由值班管教顶岗，楼梯口关闭大铁门，组织集中学习或自由活动，

但绝不许串室串号。

这些女人押到这里后，头发一律剪至耳下二指长，不准化妆，不准穿高跟鞋，更不准吸烟。而她们吸烟的比例几乎是百分之百。不时有烟躲过检查偷传进来，一盒低档的烟就可换一件好衣服。半夜里躲到厕所里抽。她们以室为单位，每室20—30人不等，上下通铺，一般都指定劳动教养期限快结束的人当室长。夜里谁上厕所室长都必须跟着。

就是在这高墙之内，我认识了一张张陌生的面庞，触及到一颗颗癫狂、躁动而泣血倾斜的灵魂，迷濛的岁月，失色的青春光晕，使她们停止了歌唱，如今，涌动挥洒起那般痛彻肝肠的泪水！

不由，我的理念走向大海的文明。

那是由一轮圆月滴下的银色露珠集成的，泛起的一片银色的涟漪轻轻颤抖，铺至遥远，浩瀚之中，也许有白色的云，有苍山那皑皑的雪峰，有鱼的鳞片的亮光，有一片远航的帆。然而，当黎明以它那恢宏而又烂灿的魂魄，叩响人世的门环，大地母亲睁开迷人的眼睛的时候，纯净的海便不可抑止地激动起来，涌起汹涌的波涛。

西方一位大哲人说：地球上的一切美丽的东西，都来源于太阳，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来源于人。

是大海托起了太阳并孕育了大陆上的人类！

跨过茫茫的空间，当我们终于从封闭的深谷里走出，面对大海的时候，银色的希冀怎么呈现出污秽？

真的，是大海的遥远和不公平么？

一个明星迷和一个黑暗的影子

她蜷缩在一角，低低地抽泣着。

阳光透过窗棂射在她的身前，使她在这阴暗角落里的身影显得更阴暗了。在劳教院里见到她，是巧合还是必然？我不由想到了那个晚上。

那是一个寂静的夜晚，天空还飘洒着零星的小雪，我去火车站接人，在昏淡的灯光下，我忽觉有一个熟悉的身影从我面前一闪——那好像是小虹？

她想躲闪已不可能了，于是嘻嘻哈哈地站到我跟前。

“大哥，原来是你呀！”一股香风扑来。

她自小在家中娇生惯养，任性、好胜，说一不二。父母看看管束不了，干脆把她送到了姥姥家，来个眼不见心不烦。姥姥一切顺着她，哪怕她玩起最荒唐的游戏。她是在一个优越的变形的温床里被“哄”大的。

但生活却不留半丝情面，高中未考上，职业中学又不愿念，她辍学了。她忽然觉得她为这个社会所不容，她变得越来越心恢意懒，常常因此吓得她一阵阵起鸡皮疙瘩，有时控制不住颤抖，感到毛发直竖，而且突然间她睡的床及房间、这座城市、甚至这个星球全消失了。只留下她悬在黑暗、旷漠、无边无际的烟雾中，不知所向，不知所措。渐渐，她趋于内心青春的冲动，她要冲出去，征服这个混沌的宇宙，改变自己的命运。

她自恃有文艺的天赋，整日唱歌、跳舞，模仿电影中高雅女人的姿态，向往着有一天一鸣惊人成为红星。

只有表演行当，才是女人的天下！

一天，她托人找到我，希望帮她介绍能上一部电影或电视剧什么的，扬言会演各种角色，保证叫座。她那种焦灼和渴望溢于言表：“活着太没劲了，大哥，求求你了，我肯定让电影界——绝了！哼，现在这些女明星算啥呀？做作得让人作呕，再说长得太一般了，听说都和导演睡过觉。……”

我打断她：“你说话可不能这样狂妄。”

“狂妄？”她一个媚眼，直勾勾地盯着我，“天底下男人和女人之间就那么回事！豁不出孩子套不住狼，如果让我出名，让我有钱，我也干！”

她好像一切都经历过，体验过，半钦羡半嘲讽地一撇嘴。我只觉得像有一只小虫爬到后脊梁上。这么年轻的女孩怎么满嘴脏话、无所畏惧，更可怕的是自觉聪明看破红尘而不顾任何廉耻和名誉。

“天哪！”我怔怔地望着她，心里叫了一声。这样的姑娘我可不敢引荐，真可惜了她那一身装束和外表——

她的确长得蛮漂亮，宛若雕成的丰满臂膀，以及被她漫不经心地披散下来的波浪般的黑发掩映着，半裸的洁白的胸脯，显得优美极了，又亮又黑的眼睛，让微微卷起的长睫毛（假的）罩着，富有一种夜的神秘，眼皮去而复来，来而复去地流动，如同游魂的反照。她那薄薄红嫩的唇角，仿佛不是为了说话，而是为颤动、为接吻、为撇嘴生的。从侧面看，双唇相交的线道双弧线般的曲折，当她笑的时候，她的秀丽的脸庞像开了一朵芍药，一层薄薄的红晕笼罩了它，而当她抚弄一下长发站起时，透露着一副令人欲倾的神情。——她，给人一种令人胆寒的忧虑的美。

灯影憧憧，人影晃晃，我望着穿着一身皮衣、皮裤、皮靴的小虹，不无怜爱地说：“小虹，你要自尊自爱，可不能这样胡闹了！”

“你们这号人呀，尽假正经！”她忿忿回我一句，轻浮地扭扭身子，“有人靠权，有人靠钱，有人靠老爹，有人靠才能，吃香喝辣的，一生过得好，我靠啥？不靠年轻时身段细溜点，面皮子嫩潮点，也太对不起自己了，到时皱纹巴巴地就不值钱喽！”

“那你就这样糟踏自己一辈子吗？”我神色格外严峻地问她。

“大哥，我对你说实话吧，中国人我一个也没瞧起，太没劲了！窝囊不堪，抠得要命，像个小媳妇。要真能把人迷住，还算他的福气呢。我这次就准备登车南下。”

“你肯定要得上艾滋病的！”我几乎利用恐吓阻止她。

她无所谓地挥挥手，说：“真好笑，我过去还梦想当电影明星呢，见鬼去吧。女人出名不也是为了找个好男人多赚些钱吗——回头见啦，等我发财那天，让你眼红眼红！”

她给我一个冷酷的微笑，转身，消逝在暗夜的人影中……

我的心早已被一片苦涩荡来荡去，是谁是什么使她这样如花似锦的年龄产生如此伦理、信仰的错位以致颠倒？快乐的生活，一边陶醉，一边自嘲，跟她在一起，会觉得毛骨悚然……

果然不久，我听说她彻底学坏了。她去广州、深圳混了半年，专给外国人陪舞，接着，便陪睡觉，人民币看不起，

只要外汇。她一晚有时要到200 美元或1000港币，连老外们都跟她惊呼：“小姐，你的身价比巴黎、汉城的都昂贵哟！”

她瞥着媚眼，嬉笑道：“一夜销魂，男人图的是快乐，如果看上，一分钱也不能少，否则咱们各奔东西，各找各的相好！”她往往靠着她的年轻、雅嫩和倔犟，使老外们的外钞，纷纷跌入她的石榴裙下。

她每当把一个老外搞得神魂颠倒的时候，心里都流泻着欲歌欲狂的痛快，她打败了巴黎、汉城妓女，她要成为一代名妓。

当一天晚上，公安人员把她从广州一所宾馆一位美国商人的房间抓起来的时候，她赤条条地站在地毯上大骂：“我没危害任何人，凭什么抓我？法律哪条写着通奸治罪啦？如果想看西洋景，我当面做给你们看！”

公安人员喝叱道：“你放老实点！你这是卖淫，不是通奸！”

“卖淫怎么啦？”她也斜着眼睛，唇角变得白垩土一般，随手拎起小皮包喊着，“——我在挣外汇！虽然没有交给国家，但装在了中国人的钱包里。如果中国人都能像我这样去挣外国钱，早就不用对老外低三下四的了！”

这种桀骜不驯的态度，少不了要挨电棍的。她被遣送回来，在拘留所一查，得了性病。

她起初以为得的是艾滋病，蒙头病哭了一夜，完了！丧钟敲响了！再挣扎也没用，坟墓朝她张开了巨口，什么都已远远地把她遗弃了，希望全毁灭了，只有等着心发冷，最后

淹死在残酷的痛苦里……啊啊，冷落清秋，残风晓月，她还年轻，凡是她发生兴趣甚至可以容忍的东西都消失了，再有千种风情，也只有去阴间与鬼怪拥抱了，她哭得眼前一片昏黑。

“不，不！留下我……我不愿意死……”

第二天，医生告诉她，她得的是淋病，不是什么艾滋病，并且能治好。她像从一场大祸里逃生一般，几乎瘫坐在地上……

此刻，她就坐在我的对面，一张灰暗的面影朝向我，喃喃地说：“看到你，我真不好意思，我过去走的是一条什么路呵——”

她在这所教养院里重新升腾起羞耻感，我的心弦为之一振。

她把脸庞埋在双手间，继续说着：“我像个染上鸦片瘾的人，这里正在帮我戒掉，想想以前的事，我真有些后怕……要是得上艾滋病，你就不会见到我了……”

说着，她又有些泣不成声了。

我不由说：“今后的路还长，你能保证做一个有理想有情操的姑娘吗？”

她说不出话来，只是重重地朝我点着头。

我寄希望于她，寄希望于这座女子教养院！

两个艺术模特儿和两个迷失的花瓣

女子教养院里有两个做过艺术模特儿的姑娘——大郭和小郭。她俩一个像黑玫瑰，外露着火辣辣的热情，一个似紫

罗兰，芳香袭人，自命清高不凡。她俩相继应聘，相继出走，又相继迈进劳教院的大门。

大郭是性解放的推崇者，她认为，单纯的卿卿我我，单纯的平平淡淡，就会失去爱情的颜色。一辈子无条件地与一个男人厮守着，无异于缚住心灵的翅膀。

她活得很浪漫，耽于幻想，又不放过现实，没有自责，更没有忧郁，也更没有重负，于是，像一片花瓣，那么轻盈地、无所顾忌地去追求着花粉……

她是模特儿中唯一不隐瞒自己职业的，不管什么场合、时间、地点，她都敢坦然介绍：“我是美院模特儿。”根本不理睬一些人说三道四，她照常陶然欣慰：把美献给人类，是最值得炫耀的。

她曾和党委领导争论：“你说实话，想不想看裸体绘画，女性的，年轻女性的？”

“那得看在什么主题思想指导下……”

不等领导说完，她就耐不住性子，叫了起来：“哟，又冠冕堂皇地绕弯子。如果你的感觉器官正常，你就会喜欢异性优美的裸体，反之，你的神经就有毛病。”

“那你不是取消了人体艺术与绘画的区别了么？和厕所的淫画有什么不同？”党委领导反问道。

她振振有词地说：“实质是一样的，都是用暴露的美来吸引人，只是形式不同，一个高级些，一个低级些——”

“乱弹琴！”

“你这是无词反驳的表现！”

后来，她在一家高级饭店和外国人睡觉，被捉住，送回